

## 【法】奎恩·迪劳内（**Quynh Delaunay**）

### 个人简况

奎恩·迪劳内, 社会学家, 巴黎加布里埃尔基金会（巴黎-法国）

联系方式：

地址：

电话：

传真：

手机：

电子邮件: [qdelaunay@yahoo.fr](mailto:qdelaunay@yahoo.fr)

个人主页：

邮政编码：

## 民族、国家和全球经济政治的民主管理

【法】奎恩·迪劳内

内容提要：“理性化进程”(马克思 Weber)作为一个理想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模型为世界上的其他社会瞩目。传统的社会一片狼藉。一些社会成功的崛起并进入新的国际秩序。但是这个模型已经陷入危机。经济危机引起社会和政治危机。世界需要一种基于伦理而非市场的、考虑社会不同发展水平的管理方式。

关键词：理性化进程 严酷竞争 西方社会 普遍主义 危机 资本过度积累 个体识别 服务 现代制度

人类社会第一次在同一时间面临同一种现象：当代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这种资本主义是发达工业国家发展的结果，即西欧国家和美国。如果说至少五个世纪来，在西欧国家和其他社会间曾经通过商品交换，掠夺和暴力行动（奴隶制，战争，侵略，殖民）进行过交流活动，那么今天显然是以一种平和的方式，即通过出口生产系统而实现的。所谓的暴力来自这样一个事实：生产系统，通过资本主义生产力撼动了它所进入的社会中整个的社会结构。

通过我们对马克思 (1818-1883) 著作的解读，资本主义全球化，在它的生产和金融维度，可以为资本过度积累产生的危机提供解决方案。这种危机来自工业部门总体呈下降趋势的利润率，生产和社会中涌现的服务需求，而对于新型服务活动和资本的重新地理配置的研究也应运而生。今天资本主义全球化带领所有非欧洲国家进入一种类似的理性活动，这种理性活动，根据社会主义者马克思 Weber (1864-1920)的著作，在西方社会一直存在：活动的分工细化和理性思考（社会习俗、法律、艺术、音乐），世界的祛魅，计算和个人独立。这种理性过程使得工业和现代性成为可能。今天的西方国家处于危机之中，而其他受其影响的社会也难逃危机。

本论文旨在展现全球经济的几个维度：1)欧洲国家的理性化进程；2)传统社会的危机的不同维度；3)为了适应多元化世界所需的多元途径。

### 一、西方社会中的理性化进程

实际上当代全球化发端于美国和西欧。其本质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性的、金融的。支持它的是对世界和社会组织形式的再现。

#### （一）一个生产和金融的全球化

西方社会——我们主要指的是法国社会——直到不久前，仍然是工业社会。工业部门呈下降趋势的利润率（与 solvent demand、相关市场饱和，工人斗争）使得资本流入利润更高的部门（如服务业并且使其私有化）和其他地方（资本迁移）。它在服

务业和全球化中寻求解决方法。同时可以解决资本过度积累的危机。服务业的发展是商品逻辑意义上的延续。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多（调查、寻求新需求和新市场、质量、市场供应和创新）。信息和通信技术让工业和社会进化更加简易。主要体现在提高生产量和长距离运输方面（电话服务中心、银行和保险服务、取款机、通信服务）。当时社会的需求也在发展（教育、健康、住宿、闲暇、复杂度和风险管理、个人需求）。发达国家劳动力开发从商品生产夸张到服务业，从工业国家到传统社会。资本主义生产系统的全球扩张激起了增加资本的需求。

看起来这是资本过度积累危机的解决方案。提供服务是商品生产的逻辑延伸。这些被生产的东西越来越需要服务（调查、寻找新需求和新市场、资粮、供给、创新）信息和通讯技术使得工业和社会中的活动简便了很多。它们允许复制以及长距离运输（呼叫中心、银行和保险服务、现金机器）。但是社会各方面的需求也发展起来了（教育、健康、住宿、休闲、复杂性和风险管理、个人需要）。劳动力剥削正不断延伸，从商品到发达国家的生产，从工业国家到传统国家的商品。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系统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刺激各国筹集资本。

金融，不受任何限制，成为竞争和控制经济生活的途径，金融的运作越来越远离社会需求，一心追求利润和效率。市场在作为世界管理媒介的美元的作用下，成为规范世界的模式。实际经济和股票交易之间的缺口导致混乱。

## （二）全球资本主义的价值和规范

同时全球资本主义得助于疑惑中对于世界的再现。在资本主义的基础，它与脱离了任何依靠和社团或宗教关系的个体紧密相连，其目的是造成一个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市场。结果造成了个人只有和每个领域对于平等的期许。现代国家就是在这些价值基础上并通过政治斗争建成的，在其中生活着历经同样历史的人民，他们拥有同样的权利和同样的意愿：在不同的利益争端中求得共存，抵抗其他国家对于其主权的破坏。通过全球化，资本主义破坏了国家的政治和领土界限，清空了国家处理居民问题的能力，并且通过国家代表和国家，在未来，允许世界市场力量提供关于生产需求、生产量和质量的信息。社会团结成了个体和国家之间的另一种竞争。

在这些价值之外，资本主义带来了一种基于某特定逻辑的组织模型（解放并开发劳动力、竞争和统治、利润）。这种模型来自西方社会的发展，其中包含一种特殊的社会历史经验（理性知识、通知自然和控制命运、将个体作为实现价值和进化的目标）。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机构源自社会纷争，而这种纷争不断的由一个具备某种文化和历史的国家相关的政府来处理；一种集体意识和政治主权。这个？？？的合法性来自普遍选举权。

这种模型现在处于危机之中。民族国家现在不具备实现其文化和民主并自行解决争端的功能。危机是全球化的。为了有效率的处理，解决方案应该顾及到所有维度，因为经济危机与道德、社会和政治危机紧密相连。然而，西方模型依然作为相对于所有传统社会而言最具效率的模型，它不断扩张企图影响并统治其他社会。

## 二、传统社会的危机

这些社会经历的影响是严酷的。他们不仅缺乏资源而且他们的文化并不习惯处理这种形势。如果所有文化是平等的，因为它们内含了智慧和敏感性。它们在面对现代性时就不再是平等的。资本主义输入的规范和价值将这些社会置于混乱之中，首当其冲的是劳动力，劳动力正成为为每个社会的主轴。

### 劳动力和工作及其人不安的后果

新的国际秩序在于让劳动力互相竞争以及资本主义公司在以下做法中获得的便利：他们通过盈利，根据机会重新配置资源，向目标地输入他们的工厂，而其对原初国或目标国造成的毁坏却无动于衷。西方国家的工业组织已经在社会分工上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使得用机器代替人来工作成为事实，所以经过细化分工的工作已经成为当前消费主义工业社会的通行规范。向低技术、低工资国家输入生产系统已经成为可能。因此，生产以一种直接的方式作用于传统社会。虽然在速度和起始水平上存在差异，这些社会正进入解放劳动力的进程，正如发展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那样。在传统社会中，生产不是一个较大的、统一的功能，作为个体和从属于社会较大团体的基础社会功能群体之间的交换活动，而是基于亲近关系，如亲属关系、邻居或村落联系的各种不同贸易活动的集合，这种活动被传统和惯例紧紧的约束着。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而且不具备交换价值。市场劳动力在这些传统的地方并不存在，只在城镇里、外资企业或国有资本主义公司中才得以发展。它破坏了归属感和团结感，使其让位于无地位、无抵抗的工人之间残酷的竞争。资本主义的劳动力，根据它的组织、纪律、招聘方式（可交换的个体）、不受其成员资格或身份的限制，构成了破坏所有将个体禁锢于社会禁忌（例如种姓制度）的传统以及处于这些社会基础的个人责任的主要因素。

资本主义生产对于人口实行严肃的管制，人们的活动基于非经济的目的论，而在这里者获得了另一种意义。生产，在这里，我们指生产过程。它暗含了物质和思维结构的构成，资本主义特有的行为和能力（例如，逻辑依据）构成技术现实的效率。生产，即生产活动，一种消耗生命的方式，以及新的构想和行为（舒适、模范、自我再现、个体化）。或多或少的资本主义强烈深透及其后的社会解体给这些社会造成混乱，它们的社会结构被颠覆，同时生活方式也受影响。这些社会正不可逆转的进入欧洲模式，而它们中的大部分既没有时间也没有资源去真正的实现这个目标。

在这个转新时期，一些社会崩塌了，例如16世纪时面临资本主义生产：非洲黑奴的输入，新大陆的印第安人所遭受的。那些得以闯过难关的社会拥有与西方社会相同的地方：官僚主义国家传统、由共同历史组织起的社会结构、由明确疆域形成的凝聚力。

当然像对待西方社会那样，将所有传统社会归入一类有主观臆断的嫌疑。但也许，和西方社会那种分类不同的是，我们归入传统社会的是迥异的状况，从寻求领土、民族、社会、文化和国家凝聚的社会到那些旧的领土和政治结构强大的社会，中间会提

到那些可简单成为部落的社会。为了简单起见，在本文中，我们主要针对两种社会。

传统的前工业社会，在这些社会中，我们可以再分出两组。第一种，传统中有部分的国家干预，政治管理是分权管理，通过创造一个现代经济空间来内化资本主义萌芽，这些空间主要限制在本土的外企中，受资本主义生产结构的束缚（工作强度、低工资、缺乏安全性），直接或间接的遭受全球资本主义的冲击（印度）。第二种，传统上不论是基础设施建设还是经济活动本身一直被官僚化、干预主义、等级严格的政府统治（中国），然而仍然留有某些行动的自由，试图通过他们的 *their money on the foreign level* 与这些超级资本主义力量对抗，而在内部，则实施一些适应新的生产和劳动状况的法律（雇佣法规、福利）。这两类社会都面临着与西方严酷的对抗，其中一种是被系统的殖民化，另一种是通过与西方政府签订协议一步步的剥夺政治经济主权。这些协议促进了自由区域的诞生，这些区域免受传统责任和繁重贡品的束缚。在二十世纪，这些国家逐渐获得主权，并没有解决它们在成为现代国家这个历史过程中产生的问题。这些现代国家基于普遍选举，而且依靠所谓的和平协商而不是来自政府或人民的暴力来处理问题。这些社会国家建立的过程各不相同。其中一些情况是这样的，由王子和国王代表对抗殖民者，建立的文化、语言或宗教社群，分权式管理，联系或紧或松。另一些是通过战争建立的多民族国家，它们有一种主流的文明、生活方式和一个人口占多数的民族。但对于所有这些国家而言——在另外的那些人们还没有机会团结于一种现代国家概念（共同生活的愿望和选择、共同目标、民主讨论）周围的社会中也存在这种情况——那些过去一直存在的离心势力在西方模式和西方政策的压力之下很有可能再度兴起。实际上，这种模式，通过生产和消费活动，主张寻求个人的成功、取消团结观念、更多的便利，而且同时取消疆界。如果这种模式占上风，而且社会无法给成员提供与之对抗的方法——（除非人们可以借助对同一种灿烂文明的自豪感与之对抗），那么这些离心势力会冲破围绕传统、文化、宗教和（或）语言而不是民主意愿的障碍。经济比政治显得更重要。

在第二类社会中，社会和思维结构似乎成为它们在一系列外在标准之下的统一过程中的阻碍。无数这样的社会仍然在寻求国家身份和领土疆域之间的统一。

传统社会的解体正在以大于西欧社会上百倍的速度和强度进行，西欧的解体过程经过了几个世纪，而在今天的传统社会，没有或缺乏可以适应新形势的经济机构（劳动力市场、控制腐败的规章、没有社会法律条件下解散个人，没有雇佣法规的企业自由行动）。人们的反应证明了这种整合过程的张力和矛盾，一方面，他们拒绝来自资本主义的结构改变（政治权利、承认少数民族的利益、妇女解放）或者很难接受。另一方面，对于西方生活方式（商品和服务、比如健康、西方便利的生活状态）的追求。但是，实际上，贫穷、社会解体或战争、正成为大部分人的日常生活，这些人在信息通信技术的帮助下，对西方模式和他们的现实之间的差距有了愈来愈深的体会。

### 三、不同的水平需要不同的发展道路

这种高效的模式作为一个理想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模型为世界上的其他社会瞩目。

传统的社会一片狼藉。一些由此成功的崛起并进入新的国际秩序。存在两大主要的限制。第一，全世界都要共同面对的问题：全球变暖。第二，政策和合作协议是在平等国家组成的一个正在不断建构、不断延伸的现实空间中而不是全球市场中应用生成的。

### （一）在西方国家，服务需要合作和公共财政而不是最大利润和竞争

面对这些正处于现代化进程的社会各自不同的文化，西方国家的价值和体制并没有保持岿然不动。给予资产阶级政治权利的工业革命已经产生了一种来自无产阶级的对抗文化。从私有角度来说，资产阶级之外的价值已经建立起来了。例如，剥除了伪善的商业和贸易面具的婚姻或其他自由联合。从公共角度来说，正是利润而不是标准，是安全考虑而不是风险使工人遭受损失。在这些变化的核心，人们发现对于生产、生产结果的使用和分配的控制的斗争。这种控制越来越依赖于两个维度，一是工人的素质，这有赖于对社会、科学和科技传统的内化，而是设备的水平，而这对社会本身的结构和知识提出更高的要求。

这些与作为服务性质的资本主义的本质有关，它需要高级的技术设备和合格的并有适应能力的员工。在这种社会中，资本主义规则需要被打破。

当代的资本主义，经过在西欧大陆的长期进化，与它的制度、法规和价值以及社会结构处于一个相对的和谐状态。解决危机的途径是它的源头和今天的矛盾。直到现在，旧的制度还没有完全被新的替代。

资本主义全球化对其他的可能性提出质疑。在工业国家，随意支配资源破坏了创造性的发展能源的做法。确实，信息和通信技术不管如何强大，在次承包商之间的科学、工业和环境合作仍然需要邻近的关系，另外质量控制原则、检测 and 标准、保证条款和安全、知识迁移等都需要共同的价值、语言和习惯。

如果说这些国家对于面对全球竞争有更好的装备，它们所遭受的解体的后果现在还没有准确的估计。已经出现的情况是，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口在变穷，社会纽带在减弱，他们的社会陷入危机。而国家作为一个规范机构，它在经济领域中作为主要平衡力量、在政治领域中作为敌对势力的调节方这两种角色作用都在下降。然而，有领土疆域的国家，在现在和未来很长时间内，仍然是一种最好的代表社会的方式，这种社会基于抗争和团结历史过程中的共同文化。这并不是说，这种制度要保持同样的内容和地理界限。它在一个更大的群体中保持完整性的方法是通过遵循垄断法则来实现的。据社会学家Norbert Elias的观点，小的团体总会被大的具有合法地位的团体吸收。这个过程很简单因为人们可以对之进行协商结果是整合旧团体的价值或者至少能找到它们的痕迹。

从短期来看，这种整合模式会取得成功因为相关的团体是相似的。对法国来说，它的整合区域是欧洲，但后者，因为发展水平和文化传统上的多元，需要被分成不同的区域。其中调节的工具应该是民族国家，如果没有出现一个超民族国家、一项银行和金融政策、一项工业政策、公共服务发展作为21世纪生活基础的话。

### （二）新兴的社会

对这种论断的应用也是有价值的。在这些社会中存在很多差异。罗马帝国输出的是它的法律和文明，而资本主义输出的核心是：自由的劳动力——至少趋势如此——以及互相分离的活动（经济/政治、公共/家庭、宗教/法律），理性计算而非为双方创造价值的交换（起码双方认为是这样的），对于上帝和神父的边缘化，去除宗族和部族概念，理性行为。

正是在这种历史对抗中，我们理解了Huntington所说的“文化冲突”，虽然对具体内容不作考虑。但是，发生的一切燃放我们相信目前资本主义不可抑制的涌向这些国家的热潮以及对于商品和服务的大众需求将会导致另一种思考和生活的方式。这就是我们在某些国家中不断看到的现象：在某些工厂，妇女们被一种不同的未来吸引着。另一方面，当然，男人们会担心丧失他们在家中的权力，以及长远看来，他们的政治权利。另外，宗教行为可以解释为与西方模式接触中产生的动荡的回应。“引进西方的机器，但不要受他们的观念影响”这似乎是保卫身份的普遍反映。但这可能吗？

总之，从比较长远的角度来看，传统社会应该根据他们的历史和文化，使得他们的机构能够适应发展中涌现的新的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基于高度发达的劳动力和物质力量：性别平等、民主、承认个体权利，只有这样才能发挥每个人的才能。也许外部的影响能成为改变的契机。

引进西方模式并不代表压制所有文化差异。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分离是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强制阶段。这样才能对个体、政府和国家之间的行为交换进行统一，其理性基础是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多元文化得以对话的唯一基础。每个文化的特性将会回归私生活领域，即家庭生活、本土或国家生活。

但是西方思想也会因为过度强调个人主义和理性而走到尽头。在很多学科领域，如哲学或医学、艺术，存在一些共同的发现。理性无法穷尽所有对于世界的理解。

### （三）在其他社会

在一些国家，社会和思维结构，贫穷和资源缺乏成为从外部规范和价值开始的整合过程的限制。资本主义规范，它那严酷的竞争遍布每个角落，却在某些社会中遭遇极度的贫穷以至于因绝望而采取自杀性的暴力。在封建社会，当饥荒来临时，人们出于慈善和同情，将征收来的粮食重新分配给农民（各种赋税、强迫劳动），这样社会道义和稳定得以部分的维持。他们的命运没有很大的改变。今天，公平贸易、人道主义行为、礼物和其他非正式的交换缓和了这些情况但并没有彻底的改变。这些社会需要各个方面的长期的援助。我们不要忘记那些民族，他们虽然远离发展问题，但却深受资本主义贪婪的发展政策导致的沙漠化的折磨。他们需要国际保护。

全球管理只能是围绕多个点的管理，目的是让人们有时间来适应新的需求。毕竟，西欧在向全球竞争开放之前，也花了一段时间来让自己在贸易壁垒后面做好准备。然而，它们比众多今天被抛入全球化风暴中的国家要富裕。

在较大的经济文化区域，交换的基础是为各方谋利益的协商。在这种框架之下，私人帮助才有意义。目前，人们对于这个统一进程印象不好，原因是它在美国霸权帝国主义历史心理的控制下。这种历史心理的表现是：没有国家的社会，野兽型的资本

主义，让资产阶级精英产生如此偏见：输出可口可乐让西部偏远地区走出蒙昧。

人类走向统一的进程非常漫长。“理性化进程”，西方文化的特点之一，实际上作为一种普遍主义凌驾于世。正如前面所分析的，它让整个现代社会都对之产生兴趣，实际上是强制其产生兴趣。因此我们可以提及自然统治和一个到目前才被展现的对于人的再现，让他成为意识到自己命运的存在。但作为一种同质化的做法，它导致了剧烈的灾难、摧毁了文明。它陷入了危机，而原因在于它的根源：生产强度过高、过度个人主义、价值缺失。在它与其他社会的交流中，或许它可以找到另一个丰富的资源，即考虑到人及其活动的统一。世界需要基于伦理的统治，而且要考虑社会发展的不同水平，即通过协商而不是市场来统治。

由于追求高效和工业化造成生态紊乱，资本主义不再是通向进步的道路。它已成为消极的、危险的。如果说它现在还占统治地位的话，那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找到可以解决双重挑战的方案：建立一个更好的包括生产力系统的社会结构，以及生产、技术和科学。